

有历史的就有  
传奇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“口述”栏目结集

# 共和国记忆

李菁 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

东方出版社

# 共和国记忆

李菁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 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共和国记忆 / 李菁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10

(有历史就有传奇)

ISBN 978-7-5060-7805-4

I. ①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现代史-史料 IV. ①K27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45758 号

共和国记忆

(GONGHEGUO JIYI)

作 者: 李 菁

产品经理: 刘晓立

责任编辑: 杨 颖 刘晓立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8 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1.75

字 数: 272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805-4

定 价: 45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123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面孔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红墙医生：我眼中的毛泽东        | 2   |
| 西花厅岁月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    | 15  |
| 李先念：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    | 36  |
| “军神”刘伯承片断           | 57  |
| 陈毅的五种身份             | 90  |
| 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          | 117 |
| 传奇陈赓                | 153 |
| “敌营”12年——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 | 182 |

## 往事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毛岸英之死               | 214 |
| 魂断大漠：我亲历的“九一三”      | 228 |
| 1976年，中国政治大地震       | 244 |
| 基辛格的“波罗行动”          | 264 |
| 1972，尼克松：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| 292 |
| 1979，美国的邓小平旋风       | 324 |

面孔





## 红墙医生：我眼中的毛泽东

口述人：王鹤滨

遥不可及的红墙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，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，一代伟人毛泽东，则无疑是外界种种传奇想象中的主角。而对于曾在那里工作过四年、与毛泽东有过“零距离接触”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来说，这些神秘，不过是种种平凡而鲜活的记忆构成的真切回忆。

在北京甘家口附近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，已近 90 高龄的王鹤滨老人正和家人安静地享受着他的晚年生活。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他们身边的这位普通老人，曾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首位保健医生。在主席身边四年多，他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，也是一位普通的丈夫和父亲。

### 初见主席

1943 年，我还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，9 月的一天，

我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，忽然看见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进柳树店的山沟，停在礼堂前的空地上。当一个身影从车上走下时，离得最近的几名同学一下子认出来人是谁，立即响起一阵欢呼：“毛主席来了，毛主席来了！”

“咣、咣、咣……”学校的集合钟声响了起来，我们整队到大礼堂前听毛主席讲话。我们一共四五千名学生，有的带着草垫子，有的带着小板凳什么的，很快把礼堂挤得满满的。当毛主席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礼堂门口时，同学们立即热烈地鼓起掌来，然后，随着掌声一齐欢呼：“毛主席！毛主席！毛主席！”

主席前面就是一个小桌子搭的讲台，警卫员给他倒一杯茶放在那儿，我坐在第一排，一伸手就可以碰到桌子。毛主席穿着一身旧军装，裤子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补丁，十分显眼。这种战士装束，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。他微笑着举起双手，手心向下轻轻按了几下，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

“枪是可以杀人的！”主席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全场所有同学的心，大家都屏息静听着他的演讲。“同志们，我们共产党人认识这个真理，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……”主席非常善于演讲，他思维清晰，中间不断抛出问题，紧紧抓住我们。

“我们的枪从哪里来？”他问。

“兵工厂。”大家在底下七嘴八舌地回答。

“那我们的兵工厂在哪？”稍顿片刻，主席自问自答：“我们没有兵工厂，我们的兵工厂在南京呢。”

“我们的工厂在南京，那怎么运来呢？”他的一问让大家又陷入沉思。

“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运来的。”大家恍然大悟，哄堂大笑。

主席又说：“这个运输大队长很负责，他运的枪炮我们都收到

了，但不给他打收条。”主席话音一落，全场立即发出了阵阵笑声和热烈的掌声……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后，我们学校也下了山。那时军委卫生部刚成立，到学校挑选两名学生，我被挑上了，来到了中央门诊部，成了这里唯一的眼科医生。

1946年6月的一天，我接到一个任务：给毛主席检查眼睛。一大早，我手提工具箱，跟在时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后面，到了主席驻地所在的王家坪。当时江青正在窑洞外散步，她个子很高，长得很清秀，在延安那些女同志当中显得很突出。江青比较爱美，虽然她和大家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装，但她在腰上束着腰带，一下子把腰显了出来。她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，鞋尖上还各系着一个粉红色的毛绒线头，像京剧里的刀马旦。那时候，江青也不担任什么职务，大家对除了有几分好奇之外，也没什么不好的评价。

毛主席正在窑洞里忙着看文件，身上仍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，但比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显得有些疲倦。傅连璋笔直地站在主席前，用较低而平缓的语音向主席报告了来意，我这时才知道，原来主席并不知道我要来，傅连璋怕事先告诉他，被他拒绝，所以只好采取了“突然袭击”的办法。主席也只好同意。他一边接受检查，还一边看桌上的文件。

检查时，只有五六岁的李讷（注：毛泽东与江青之女）从寝室跑出来，抱着主席的腿喊“爸爸”，主席见到她很高兴，表情放松了很多。邓子恢走了进来，摸着小李讷的头说：“哟，我们的小公主，长大了谁敢娶你呢？”那个场景，就像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样，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。

这就是我前两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。那时，我从未想到，有一天，我会成为主席的保健医生，更近距离地走近伟人。



毛泽东与毛岸英

### 走进“红墙”

1949年3月，我随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，一起从西柏坡一路颠簸进了北京城，后来到了香山门诊部上班。8月下旬的一天，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，郑重地跟我说：“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，让我跟你谈谈，看你有什么意见？”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，又激动又紧张。罗道让鼓励我一番，然后让我进城，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璋那里报到。

傅连璋的办公室在弓弦胡同2号，我一进门，他立即热情地跟我握手：“鹤滨同志，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，责任重大……”他又叮嘱了我一番，最后说：“鹤滨同志，你是我派到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了。”听他一番话，我不禁好奇地打听起我的前任的情况。傅连璋语气沉重起来：“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，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，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！”

傅连璋平静下来后，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，然后拉着我直奔中南海。我之前想好了一大堆见面时要说的话，但一见到主席就紧张得一句也说不出来。主席正好有事要外出，他微笑地跟我握了握手，说：“王医生，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。”就这样，我开始了在主席身边数年的工作。

上任伊始，我就接受了一个小考验。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，宴会很多，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，检查各种食物是否有毒。多年的革命终于成功了，谁能不兴奋？但又要保证领导人既安全又顺利地完成这次宴会，国宴开始前，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把我叫过去：“鹤滨同志，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，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。你要想想办法！”我“被逼无奈”，终于想出一个办法：用茶水代替葡萄酒，用白开水代替白酒，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同志的首肯，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立即动起手来，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，迅速地装满几瓶“特制茅台”和“通化葡萄酒”，然后把这些“特酿好酒”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。

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，刘少奇的酒量大概最小。他喝了我们的“特制酒”后，马上明白了什么，满意地转过头来，向我微微一笑。我正得意呢，忽然看见他又端着“茅台”向一位苏联“老大哥”敬酒，没想到对方按照苏联礼节，非要喝换杯酒，他拿过酒杯一饮而尽，马上皱了眉头，双手一摊，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，可是当时没有翻译，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。我们怕被识破，赶紧给“老大哥”斟满了一杯茅台，这才化解了“危机”。

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。当他喝了一杯“特制”的茅台后，马上用严厉而疑惑的目光向我这位“临时招待员”扫了一眼，然后看看周围的客人，见大家并无任何反应。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汇报此事，可能引起了他的误会，这时他的秘书走过去，对他耳

语了几句，总理的眼光又变得柔和起来，算是谅解了。而毛主席喝下“特酿酒”后没有动声色，好像什么也没察觉，大概是精神太专注集中了。这样，国宴下来，首长们个个都是“海量”，一个也没有醉，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我调任主席的保健医生时，傅连璋对我说：“现在派到首长身边工作的医生还不多，所以除了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外，你还得兼顾其他书记的保健任务。”所以，在任弼时病故之前，我实际上也是中央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。

有一天，主席在临睡前把我叫到紫云轩他的起居室：“王医生，你代表我去看看林彪同志，他长期身体不好，你代表我去问候一下。”傅连璋带着我去林家住宅，林彪夫人叶群出来迎接我们。林彪的卧室有一道很厚的墙，里面还挂着一道又厚又重的棉门帘，我们跟着叶群一个个小心翼翼地“钻”了进去。

一进林彪的卧室，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卧室的顶棚上贴满了白纸条，林彪蜷缩在床上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纸条，仿佛根本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到来。叶群向他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后，林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：“感谢毛主席。”然后眼睛又死死地盯着上方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林彪在卧室贴纸条，是为了监测室内是否有气流吹动。如果他感到有风，就马上会觉得发冷、打喷嚏、发烧。当时他正在服中药，中医专家会诊之后，都会开一个处方，林彪逐一审查每一个专家的处方，然后自己重写一个新处方，因为林彪看过不少中医和中药的书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迷惑不解：林彪的病，心理因素究竟占了多大成分？

## 平凡岁月

有人问我：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多年，最大的感受是什

么？我的回答是：主席非凡的精力。

主席习惯于晚上办公，下午3点左右是主席一天工作的开始时间。有一次，主席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，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，我也横下一条心，想这天晚上就舍命陪君子一回。

主席在那里办公，我就在旁边坐着看他，主席看了看我，微笑了一下，他大概也知道是我想陪陪他，我们都没说什么。但我看着看着眼前就开始模糊了，我想，自己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？主席工作连间断都没有，我就困了。于是我就拿手拧自己，开始拧到疼一点，眼睛睁一睁，以后再怎么拧也无济于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恍惚中感觉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，暖烘烘的。后来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，是主席的军绿色大衣，是他给我盖在身上了。看到我醒了，主席冲我点点头，我很是羞愧，本来想看看有什么空隙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，换换空气什么的，结果我自己先睡着了。

主席喜欢躺在床上看书，他的双人床一半用来放书，一半用来睡人，他和书似乎已经融为一体。他床上的那些书多是线装的，看过的书几乎都夹着密密麻麻的白纸条，上面有的可以看到主席自己写的铅笔字。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，主席的书是千万不能碰的，主席对书特别有感情，夏天，他在院子里坐着休息的时候总是拿着书看，外出的时候也总带着书。

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三年多，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，也没看到过有何祝寿的活动。1952年12月26日，主席睡醒后，让值班警卫把我叫去陪他吃饭，和往日一样，餐桌上摆了酱菜、辣椒、腐乳等，还有一碟酱牛肉，餐桌中央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，里面盛着刚刚煮好的面条，还有一盅斟好的葡萄酒。

主席从起居室里走过来，照例用手势招呼我坐在他的一旁，

然后举起那一盅葡萄酒说：“王医生，来，干杯！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我赶紧站了起来，说：“祝主席长寿！”主席说：“咱们不祝寿，祝寿不会使人长寿，吃面条汤可以吧？人呢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，哪有什么活万岁的？”

我想起几天前，在办公室门口碰到叶子龙，他正向主席请示，问兄弟党和外国首脑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，主席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收下来，都不见报。”“如果人家问，为什么没有在报纸发表他们的电文，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。”主席又叮嘱了叶子龙一句。主席的59岁生日，就是这样过的。

1953年夏的一天，主席叫我过去，问我把他的伙食费用开支压下来多少，之前主席已跟我说过三次，但我都没有执行。他来做我工作：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我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，我和杨开慧，还有一个孩子（指毛岸英），加上保姆，一家四口，每个月还有节余。那时官没现在大，现在花这么多钱不应该。”我的身份是中央办公厅任命的主席秘书兼医务室主任，我只好布置下去，从让孩子们定时、定量吃水果开始。

压缩开支第一步还没开始，第二天我一上班便看到江青站在院子里等我，一看到我她就问：“吃水果有没有好处？有好处你为什么不让警卫给孩子吃？”我向江青解释一番，但她还是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！”因为生气，声音都有些发抖。这一天，中办主任杨尚昆来毛主席这儿汇报工作，我赶紧向他汇报了这一风波。杨尚昆想了一下说：“鹤滨同志，主席的伙食标准不要再往下压了，有亏空我来补。”我后来才知道中央也有困难户，有一次杨尚昆来找主席，说小平同志孩子多，生活有困难。主席说：“那就救济救济，给他点补助吧！”

江青当时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，不怎么上班，那时还比较随和，我们都喊她“江青同志”。她有时喜欢打牌，汪东兴、叶子

龙和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陪她玩，她喜欢和罗光禄搭档，罗光禄人很老实，玩牌也很认真，怕人家偷看他的牌，每次都把牌捏得紧紧的。他们赢的话，江青就高兴地哈哈大笑，喊“罗子”。

有一次在中南海菊香书屋，江青住的松寿斋。我去的时候主席在睡觉，我就转到南院去看江青。她正在听手摇留声机，这种东西比较少见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留声机里正在放：“王老五，命运苦，衣服破，没人补……”我知道她过去演过戏，不知道她是否在回忆以前的岁月。

有一次江青从苏联疗养回来，可能怕干扰主席休养，有一天躲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看照片，看见我去，就喊我一起看照片。照片上她穿着件白衣服，草坪后面是一大片橡树，江青说：“是我设计好的，让别人按快门。”我想她可能受俄罗斯传统油画的影响，才这样设计的吧。我由衷地称赞说：“真漂亮！”江青听了特别高兴。

有一次黄敬从前门大院里走过，江青问我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我说不知道。她说：“他叫黄敬，年轻时还挺漂亮的，现在胖得不像样。”我们后来跟主席去天津视察过两次，主席还到黄敬的家里看望过他。因为黄敬生病，是他夫人接待的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江青在年轻时曾同黄敬有过恋爱关系，只是感觉江青的语气也很轻松，没有什么怨恨的味道。

### 毛家的孩子们

我见过毛主席的四个孩子，他们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我第一次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在1946年。那是初夏的一天，中央门诊部组织医生和护士到杨家岭，为刚从盛世才监狱里放出来的同志检查身体。走到村口时，我远远地看到树荫底下坐

着两个年轻人。他们都穿着紧身的西服、戴着黑色的礼帽，这身装束在当时显得极为特殊。我好奇地问护士，这两人是谁。护士说，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，肤色白一些、方脸盘的是毛岸英，黑一点的、鸭蛋脸的是毛岸青。他们不久前刚从苏联回来。

一个月后，我受命给毛岸英检查眼睛。他此时的装束，已经和我们大多数一样，穿着灰色的旧军服。岸英的眼睛有些近视。查完后，岸英说：“来之前，以为你是个老头，苏联医生都是大胡子，你这么年轻就当医生了，真羡慕你！”岸英的汉语说得很好，只是稍带一点点口吃，可能与长期不说汉语有关。

1946年秋，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，中央机关转移到山西临县。1947年2月，过春节，大家组织开联欢会。毛岸英和孙维世搭档跳舞，孙维世嘴有些大，但长得很漂亮。岸英会表演俄罗斯传统男青年的舞蹈，蹲下、跳起来、伸出腿，但在广场的空地上，孙维世比较活泼奔放，毛岸英相比较有些羞涩。晚上，他们在广场上借着星光，把手一举，跳起踢踏舞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看俄罗斯舞蹈，都很羡慕这对年轻人，毛主席看得也很高兴。

1948年，我们又到了河北平山县，都在中灶食堂吃饭。毛岸英和于光远、王惠德、何理良（注：黄华夫人）等一群年轻人在一起，他们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。有一天，不知毛岸英说了什么话，引得于光远、何理良哈哈大笑，毛岸英停下吃饭的动作，把筷子往碗里一插，看着他们笑，然后说：“难道我的话说错乎？”他这样一说，大家笑得更厉害了。于光远向他解释：“你没说错话，但你说的不伦不类。”原来毛岸英跟着他们学习古汉语，毛岸英一听，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。

1950年的一天，在菊香书屋院子里，叶子龙正拿着文件要进主席的办公室。在门口他看见我说：“岸英牺牲，主席还不知道此事，周总理批示暂时保密。”我一下子也震惊了……没过几天，我



毛岸青

到菊香书屋院里时，正好看到叶子龙从主席办公室里走出来，打了个照面。叶子龙很沉痛地说：“没办法，岸英牺牲的事，毛主席知道了。”我问他主席是怎么知道的？他说主席看传来的电报，翻译得不好，问叶子龙，毛岸英的中文怎么越来越不像话？不行的话把他调回来！迫不得已，叶子龙才向主席通报了此事，主席听后半晌没有说话……

毛岸青到了北京后，我与他接触也多了起来。他比岸英回去的次数多，岸青开始从事翻译工作，《人民日报》第一版的好多大块文章都是他翻译的。带他的老师是延安时期的一位俄语专家，但那位专家发现岸青的情绪不太好。后来可能因为专家把毛岸青的名字划掉独自领了稿费，岸青的情绪受到刺激，病情加重。那位专家后来被留党察看，扫大街。

毛岸青只比哥哥小一岁。有一次我在主席那工作结束后，刚要离开，主席把一个大信封递给我，语气低沉地说：“王医生，你拿去研究分析吧！”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，原来是岸青写给父亲的信，信中详细地叙述他的思想活动，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“小家伙”，他时而与这个“小家伙”作各种斗争，时而又与“小家伙”和好，谈谈笑笑。看那封信纸已被揉搓的样子，说明主席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次了。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。

岸青的病情加重，住在中南海的时候，他总是想往湖里跳。我跟他谈，他说：“我脑袋里有个‘小家伙’，我一走到湖边，他